

耳听八方

一个鼓手的生命构成

李皖

文烽是新一代中国鼓手和打击乐手。这个湖南人，少年时即在家乡的地方戏曲中司鼓。上世纪90年代，因逢时之变，拐个弯进入了流行音乐。2002年离开留洋之路，前往美国专业习鼓。2005年在洛杉矶FM300“摇滚乐队秀”(Band Show)上获得最佳鼓手，同年受邀在美国艾美奖希望丝带颁奖典礼上担任现场乐队鼓手。

我注意到文烽，是2008年之后，这个名字突然在一张张我视为经典的民谣、摇滚、先锋专辑中四处开花。似有无限的天地，又有无穷的精力，他为叶尔波利打鼓，为“五条人”打鼓，为“玩具船长”打鼓，为张智、吴俊德、“舌头”和“旅行者”打鼓。在摇滚乐和民谣的各路现场，也时时出现他的身影，他为崔健打鼓，为林生祥、周云蓬打鼓，与活跃在港台的“亚洲鼓王”唐纳德·阿什利(Donald Ashley)组成打击乐二人组。甚至，为马修·连恩(Matthew Lien)也执过鼓槌。他的鼓随着“服务”对象的不同而变化，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有创意和创造。

日常生活里的文烽是个留有三撇小胡子的大汉，看形象不识其为哪路高人，其身高八尺，膀大腰圆，长发缩起似游方道士，一旦相熟了开口，便能把所有的事都讲成笑话。他有惊人的喜感，可以不歇气地将一台台众人相聚的晚宴，都变为喷吐着笑气、几小时高潮迭起、绝无一刻冷场的脱口秀个人专场。

而他自已说，“我是天生多愁善感的人，只是缤纷的日子和铺天盖地的生活掩盖了我天生的那一部分”；“我们体内的文艺激素和亢奋程度是天然的，就像很多胖子有灵活的腰部和忧郁的双眸，还有无法自拔的田园社恐”(《关于新唱片的广告杂文》)。

今年，文烽出版了个人专辑Old Vibe, New Jam(我将它译为《旧场景，新即兴》)。他的这些形象，都在其中叠加起来。

开篇第一曲《鼓童》，开宗明义，写他自己。这是一首纯打击乐曲，在一个循环模式里，中国堂鼓、非洲鼓、“速速速”的变声唱、节奏型弹奏的电吉他、DJ搓盘、电子节奏，轮番上阵。生吞活剥也可以说，这是戏曲、爵士乐、世界音乐、摇滚乐、嘻哈乐、电子音乐，联袂登场。像一位学养丰富、美学视野宽广的鼓手的投名状，在仅三分半钟内，即将其多样性、包容性和前沿性的鼓技倾泻而出，让你瞪大了两眼。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份人生履历，是一个鼓手一路走来的打击乐史。

这么说固然不错，却可能把人带沟里去。纯粹地欣赏，它就是一首气定神闲的器乐曲，仿佛一个人打马从电气化的草原悠悠穿过。乐声纷起，最后叠加进入的黑胶碟碟和科技电音(techno)将打击乐的合奏撞至完满；背景深处，一缕悠然而变形的中国锣鼓传来了遥远记忆中隐隐的抚慰。全曲一方面布置出一台闹而不乱的动静，一方面呈现出一个鼓手闯荡半生四方漂流的骄傲和惬意。

《我的多巴胺》继续这鼓手的旅程。这回，乐趣转往复节奏，专注于音色对比的妙意。重音不同、重音不重音，节拍不同、音色相差万里。电珠的弹跳、大号的聒噪、钱柜声、游戏机声、大鼓的哐哐声，在互相扰动中演示和谐共处。英文rap来来回回，翻译过来大意是“不要copy……不要copy……”。先加法再减法，先密集拍子再大

音希声，由闹至静，至至静。留意听，仍然有中国堂鼓偶尔发出声音，它传至美国输入了爵士套鼓，误名为“通鼓”(tom-tom)。

再来，《你最懂》。先打字机再打桩机。然后，鼓手来了。直到此刻，这位鼓手才真正现身，正儿八经打鼓，用四拍。先美国架子鼓，再非洲金杯鼓。男女声念：“我在用心说，你在认真听，但你听不懂。嗯，我在用心做，你在认真看，但你看不懂。哦，这是最最认真的南辕北辙，是鼓手的自白与腹诽。多少人生的欢场、音乐的狂欢，都像这样。无比的卖力，抖擞出浑身解数，最开心看到人们笑，但人们并不知道这乐声背后打击乐手的心机；不过，正是这乐手与听众间悖谬的相离相合，形成了人世间吊诡的美妙。有人注意到吗？这男女的念白正是一组节拍演示，先是六拍再是三拍。打击乐的各种花式，纷繁地塞入人声的间隙，而人声始终稳定——结果不是声音多了，而是越来越镇静。结局是，一枚乒乓球的自由落地声，这完全不合任何节拍的节奏声响，给你最后、最深的关于打击乐的启示。

还不够，打击乐怎可不律动？《疯客》以funk展示律动。整齐的鼓点和乐节，将诸多不整齐的，各种号管的喇叭——西方的萨克斯和东方的唢呐，以及出自人肉的大笑——都收束到一个统一的循环里。然后，加速。这是炫技，但与一般鼓手不同，它不是手的炫技，而是脑的炫技，展演的是打击乐识：看这乐思是如何的匪夷所思，如何的火辣滚烫，如何的登峰造极、妙到巅毫。

第五首，《他们我们》。“不要随便学习他们，不要随便学习我们。不要随意变成我们，不要随意成为他们。不要刻意模仿他们，不要随意模仿我们。最后他将成为我们，最后我将成为他们。”歌词是警策，也自成一组节奏，与第二首《我的多巴胺》全英文词的用意一致，以反讽表达自由——惟有自由值得，惟有自由激荡人生，这乐声本身就是自由的示现。人声语音的采样变形开道，各种杂打与管乐组各种乱炖。第二次，鼓手现身，清晰地展现身手，这一回表演的是打击乐。忧郁的胖子闯进了杂货铺，各种吊打瓶瓶罐罐。

《十号公路》有一个近似“卡朋特兄妹”(the Carpenters)《呼叫星际飞船居民》(Calling Occupants of Interplanetary Craft)开头场景的引子。于是，这就不像是在公路上，而像成了宇宙中的一段，在星际漂流中，对过往生命中所有的老歌，深深追忆。一首歌可以涵盖所有的老歌吗？文烽告诉我们。在一格一格的节奏单元里，老歌的旋律片断，被不断转换，先是变型钢琴，然后，哼唱成似曾相识的“嘟嘟嘟”。这“嘟嘟嘟”在时光中游荡，被吉他、合成器润泽成金色哑光，被鼓声追拍、打击，在茫茫时空中飘散。

这是怎么转换过来的？不可思议。从这开始，乐境完全转向，从张扑扑、热腾腾转向缓慢，像宇宙一样缓慢，像最远的追忆一样缓慢。两者无缝连接，完全相异却又完整融合。一张概念专辑，至此呈现上下两层结构。上一层是打击乐，打击乐也可以讲述，讲述一个鼓手的过来经历，他半生的追求和回忆。下一层是歌曲，歌曲继续讲述，然而歌曲也是打击乐，有清晰的打击乐思维和属于打击乐的音乐表现。上一层，打击乐可能有歌词。下一层，歌曲可以无词，却还是

歌曲，这可能是最深情动人的歌曲！

《虚空商店》真是优美得令人落泪，深情得能让人哭出来。固定音型、循环小节，将美妙的乐曲分成了一个条带，旋律和电音穿过它们飞行。口琴低吹，音色凄美；人声处理和钢琴音色处理、各种打击乐声处理，与口琴音色设计一致。似一阙安魂曲，在合成器的杂音空间里，各种混响此起彼伏，连绵成一片，是现代音乐组织思想的成果。最后，近似破坏性的爆破声，如同炸山的一声声炮响，震碎大梦，以不俗的力度结尾。

这已经有史诗的意味，却完全以器乐、音色、节奏表达。《四季恼人歌》唱春夏秋冬，不按中国传统分节歌的套路，只取四段体的形，将形拍碎，拍碎成散文和口语。鼓手原来是歌手，笑里有着无限深情，他唱着“继续战斗战斗”，歌声里却是一片痴心，恰似那块“最柔软的石头”。这是四季轮回生在长在长沙城的艺人自况，是这城市的城史。作为鼓手他也闲不着，但绝不喧宾夺主，只在合成音响里，低头藏起行迹。底子里，一段堂鼓、一点点中国钹、一声声架子鼓击——声音很少却很稳，将那少年的形容，一路混响闪烁。

《这个三月，蜜蜂不再来》不是文烽的词(小古作词)，却不知何故也成了他此生经历的隐喻。主要表演形式是朗诵，朗诵中有变调，偶尔忽然拽出一条旋律，借朗诵的势，将舞台场景割

那人异度空间。工业噪音、电子长音，满织的节奏和韵律智慧，造出音景，使整个朗诵就像发生在工业废墟上的一部散板电影，演示了核灾难后地球的异象。在堂鼓所引领的稳定节奏中，这歌手面色促狭，时而露出鬼脸，又严肃得吓人，让人感到阵阵悲凉。

最后，《四月，群鸟消失在海洋》，文烽和制作人张方泽合作谱曲，祭奠生命中一个个友人的逝去。通篇节奏是一个波荡，如一圈圈涟漪，以吉他、小军鼓和鼓刷，做成了火车远去、时间远去、河流和风与灵魂远去。歌词仍旧像散文，唱出来却并不散漫，作曲与词句音义相合，浑然一体，意境苍远辽阔：

你去了被时光遗忘的时光里，不愿化做绿叶，也没有亲吻土地。没人知道你去了哪里。那里的风景没有收留记忆。人们来不及关心过往，世间又多了几个秘密。

我也不知道我在哪里。你在鸟窝里，白云里，露珠里，麦穗里，烛光里，鼓声里，烟灰里，子夜里。

你在眼光里，遗憾里，背叛里，脚印里，误会里，咆哮里，委屈里，靴子里。

你在襁褓里，婆娑里，浪涌里，屋檐里，蜉蝣里。

文烽，这个惯于搞笑的胖子，擅长在摇滚乐现场制造狂喜的鼓手，我到这里才认识他——居

2024年8月27日

笔会

仙人掌盆景

(粉彩画)

李超士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



在清代一百多起的文字狱中，拼茶徐述夔“一柱楼诗案”算得上比较有名的一个了。尤其那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几乎家喻户晓，而偏偏这两句不是徐述夔写的。到了民国初年，随着清宫档案的流出，这起诗案的来龙去脉已经一清二楚了。反倒是徐述夔那著书吟诗的一柱楼引起大家的兴趣，楼有多大？一根柱子如何支撑起一座楼？它的命名是否别有深意？这是一个憋了很多年的谜团。

1982年的《拼茶镇志》上，刊登了一幅《古一柱楼》的白描图：一座两层的小楼为砖木结构，楼顶的檐角微微翘起，显得颇为文气。楼的左侧是围墙，与一层平齐。右侧是带有围栏的南北向走廊，却与二楼等高，在二楼的西南角有门与之相通。走廊的下部，开了一个月牙门，可通向外边的住宅。整个图，没看到那根奇特的大柱子，更没看到一些文章中写的“中立一柱，众梁分架其上”的构造，而图旁写的“古一柱楼”四个篆字却引人瞩目。大凡看到此图的人，认为一柱楼就是这个样子了。

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一月二十七日九卿会审之后，徐家该戮尸的戮尸，该杀的杀，该为奴的为奴，家产全部籍没入官。徐家是相当有钱的。据江苏巡抚阮元给皇帝的奏折，查抄的田、房、首饰、衣服、器物、粮仓、口粮总计折合白银达到了四万多两。当时装运漕粮的两大船帮江淮卫与兴武卫出钱买下了徐述夔的田，坐落在拼茶的田就有一万三千多亩，位于海安的

有九百六十亩。徐家的房产也由官家发卖。一柱楼辗转归于姓人家所有，清末又由蔡映辰创办的拼茶启秀两等小学购买，作了高小部的校舍。一柱楼的上层被利用为图书仪器楼。辛亥革命后，戴名世、吕留良等人的案件陆续昭雪，徐述夔的乡人也写文章考证诗狱的始末，寻找与徐述夔相关的遗物，为之定乡谥、立嗣续、建祠堂，对一柱楼进行修整，缪文功还特地跑到南通请张謇题写了“古一柱楼”的横匾。到了1947年，此楼被驻扎在镇里的国民党军队拆毁。这座有历史价值的古迹，从此便杳无踪影了。

《拼茶镇志》上的那幅《古一柱楼》图，无论从构图还是笔法上，呈现的都是当代人手笔。经过多方打听，终于得知此图是当地一位叫周狄的教师所画。他小时候在拼茶小学(即拼茶启秀两等小学)上过学，编辑“镇志”时，应镇“编史修志领导小组”之请，根据自己的回忆而专门画

的。他是1932年生人，看到的当是整修后的一柱楼。这才会是一柱楼的原貌吗？

就在一柱楼被拼茶启秀两等小学购买后，拼茶人徐藻曾地登楼写过一首诗：“高耸朱楼欲接天，登临此地意凄然。一群弟子崇新学，三易沧桑感昔年。野菊诗传留绝笔，牡丹花好旧题笺。风光如故人何在，百载犹联翰墨缘。”此诗应该写于整修之前，但除首句“朱楼”可知一柱楼楼体红色外，通篇再无一句写实，想由此摸索此楼的旧容貌，恐怕还不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来得真切。1940年，在拼茶读书的如皋学子陈子偕偕新婚妻子去了一趟一柱楼，五十年后赋诗记游：“老来犹忆少年游，偕偕同登一柱楼。巨匾悬堂季直直，朱门立石念徐徐。诗篇企盼明朝日，律句尚存野菊秋。物换星移五十载，驹奔往事乐忘忧。”他们登临的是整修后的一柱楼，堂上悬挂张善所题的那块巨匾，红色大门处，摆放着一对老徐家的竹纹石鼓，当然这些东西，现在也不知所踪了。民间有几张传说拍摄于一柱楼的照片，也被一一否定。特别是那张1941年7月21日“旅拼参加苏中艺协成立大会”的合影，至今还有说是拍摄于一柱楼，其实那次会议是在缪氏宗祠召开的。再说，照片中的二十七位青年人，前排坐，后排站，错落有致，仅占楼台的一角而已。如此宽大的屋宇，显然与晚清如皋翰林沙元炳那句“掌大拼茶一柱楼”的题诗非常不符。令人尤为不解的是，1936年出版的《拼茶史料》保存了近八十幅照片，其中风景名胜就有二十余张，什么溯源亭、治园、范文正公祠、龙王庙桥、寿圣寺，连蔡映辰别业小绿云庵的照片都有，甚至新辟的公园也有几张，但唯独没有名气最大的一柱楼，要知道那时一柱楼还好好地耸立在启秀巷。他们怎么就想不到跑过去拍一张呢！

难道就再也无从知晓一柱楼的原貌？

真是万幸，我们应该感谢一个叫蔡观明的人，他就是“一柱楼诗案”告发者蔡嘉树的嫡系子孙。他少有神童之誉，主编过报纸，任过中学国文教员，也曾任教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还做过拼茶行政局的局长，创办过国文专修学社。日军占领拼茶期间，他避居乡间，以教书行医为生。解放后，历任南通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南通市政协委员。他是屠寄与吕思勉的学生，文笔很好。他的交友也广，与吴昌硕、康有为、梁启超、章士钊、恽铁樵、夏剑丞、陈衍、钱基博、梁公约、包天笑、严独鹤、孟宪承、姚鹤鹤等人都有过接触，留有不少诗文。因为同号“孤桐”，他的不少文章被误收入《章士钊全集》里。蔡观明一生致力文史，著作不下二十种。他散佚的文章也不少，时不时会有他的手稿发现。前不久，我看到了一批，恰好其中有一篇专谈一柱楼的。正是因为他的记述，让我们得以一窥一柱楼的原貌：

“一柱楼”并不大，东西只有一大开间的宽，另在右侧向南伸出半间，全体成曲尺形。在右侧伸出的半间和南向一大间连接的内角，有一根柱子明显地露在外面。(其他墙内为南向一大间的东西山墙和突出半间的南面西面的墙是否有柱子，事隔多年，已记不清，不过纵有也不是显著的。)这根柱子所以显著，就是由于柱南柱东都是窗棂，一柱之名，因此得。

这段文字明确记载了一柱楼的大小、外形、结构，那根神秘的柱子在什么方位也被记录下来清清楚楚，所说“全体成曲尺”楼形与民间流传的“L型平面”完全一致。只是民间所说的此楼“面北”——无论我们怎么解读蔡观明的文字与那幅《古一柱楼》图，一柱楼都是妥妥的南向。如果真是面北，蔡观明不会不作说明的。

然，是如此情重而深沉的人。《Old Vibe, New Jam》是一张打击乐概念专辑，罕见的。它展现了打击乐广大而深邃的世界，但大多时候，却似乎并不是以鼓手和打击乐手的单一思维达成。它展现了丰富的现代交响思维。当这鼓手和打击乐手以本行的方式表演时，他也有意避开了这类专辑通常不能避免的——以鼓乐和打击乐的华彩来罩住全场。这杰出的鼓乐和打击乐始终是表义的，这鼓手和打击乐手多数时候是隐形的，大隐隐于众声之中，通篇都没有一句有关鼓和打击乐的套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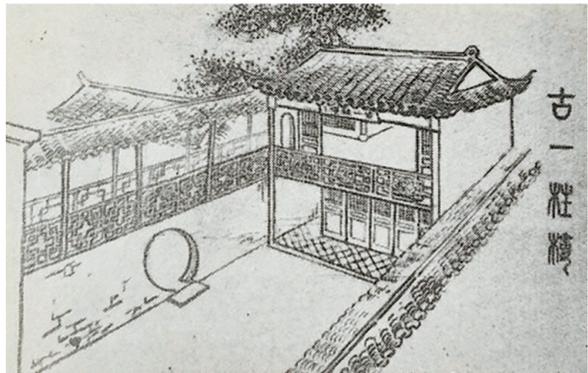
在打击乐的编排之外，文烽包办了大多数词曲，演奏了钢琴和合成器，唱了歌。这一方面增添了打击乐的材质，拓展了打击乐的表现领域，一方面也展现出他对现代音乐广阔而深邃的理解。由此，一张打击乐的概念专辑，也成为了一份鼓手个人的自传。

这自传不是用自传文字，而是用双语，用打击乐语言和歌曲语言，分上下两部分讲述。这两部分作品，在立意、主诉方向、传主性格、美学风格上，是相互矛盾的，却对立统一。而歌曲语言，在底层逻辑上也可一统为打击乐语言，是打击乐语言的创造性演化，涵泳了打击乐语言。如此，整张专辑完整表达了传主的志趣、主张，充分展现了传主复杂而沧桑的人生。

总之，《Old Vibe, New Jam》是一部非常奇特的作品，有奇特的滋味、奇特的作品结构、奇特的美学品格，终究是，一个奇特的人。我也终于发现，文烽的音乐人生经历，原来如此之长，涵盖了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20年代，戏曲、民歌、李谷一、毛阿敏，直至港台歌曲、中国摇滚与民谣、嘻哈乐和前卫电子音乐。他对这一切都深怀敬意，如人生遭际般一记记在心，终于又无影无形，皆沉入人生的静水深流。在他的鼓声中，一个时代人物，一幕幕光荣梦想，一段段奇迹和大梦，明明灭灭，俱流向了广大和荒芜——这原本的世界，不管辉煌壮丽还是嘻嘻哈哈，均具有史诗的品质。

一柱楼的原貌

徐继康



“古一柱楼”

蔡观明是1906年十三岁时进拼茶启秀两等小学高等班学习，直到1909年夏季考入由张善设立的南通州国文专修科才离开。他是蔡映辰的族子，与蔡映辰儿子蔡海渔是最好的朋友，从小就博闻强记，他在这里读书三年有余，对一柱楼的印象是极深刻的，记忆也是极为准确的。正如他在文章结尾处的强调：“同我一样在一柱楼附近教室里读过书的何止千人！一柱楼虽已毁灭，它的形状历历在我们心目中。”

蔡观明没有说楼的颜色，楼是不是红色似乎很重要。一直以来，就有“一柱”乃“易朱”之说，这关系徐述夔到底有没有隐含反清复明的心思。咀嚼从屠刀与烈火中残留下来的“明朝期振翻，一举去清都”“市朝虽乱山林治，江北久无干净土”“旧日天心原梦梦，近来世事益非非”那些破碎诗句，今天你怎么读也读不出叛逆的味道来。其实可以想象，徐述夔一辈子安逸无忧，脚尖都没点过水深火热中的一寸，仅凭乡试“磨勘”，罚停会试，就心生激愤，玩“一柱”是“易朱”的谐音梗，起了反清复明那大逆不道的心，实在有点说不通。说起来，无非是一个读书人的牢骚罢了，知识分子有几个没这臭毛病？心里比谁都明白的乾隆，给徐述夔下过一句判语——“此不过抑郁无聊之人”。现存七八十件的那时的上谕、奏折、审讯笔录等原辑档案中，也没有一处提到“一柱”命名的险恶用心。反而是到了民国，一帮文人刻意解读，除了“易朱”外，又有什么“一柱擎天”“中流砥柱”“鹤立鸡群”“孤兀突傲”等深刻寓意。连蔡观明也说“我们现在推想这楼的奇特设计，可能是徐述夔为了题名一柱暗寓反清复明的大志而起的”。他们一心想把徐述夔塑造成一个具有民族大义的人。至于把楼刷成红色，我认为也是后来的人。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些公众号在发布与一柱楼相关文章时，喜欢配以王昶的画像，还标名是徐述夔。王昶是清代著名大学者，学界并不陌生，画像也不难认，但就是有人一直在以讹传讹，导致百度百科也这么用了。近来听说拼茶正在重建一柱楼，这是件大好事。作为当地最重要的文化地标，也作为现代人读懂历史的导航口，背负着人们对故乡再认识的使命，如何重建是关键。我想肯定不能搞成某些地方的仿古名胜那样，充满自欺欺人的未来感，最真诚的方式就是以原本面目示人。